



大会

Distr.: General  
20 June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六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84

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

### 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65/33 号决议编写。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根据会员国和相关观察员提交的资料和意见编写一份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的报告，酌情列入有关适用的国际条约、本国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 A/66/50。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以相关国内法律规则、适用的国际条约和司法实践为依据的普遍管辖权的 范围和适用：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 .....	3
A. 基本法律规则 .....	3
B. 行使管辖权的条件、约束或限制 .....	12
三. 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观察员的评论 .....	18
四. 所讨论问题的性质：各国的具体评论意见 .....	24
表	
1 各国政府在评论中提到本国成文法已确立普遍管辖权(包括其他管辖权依据) 的罪行清单 .....	29
2 根据政府提交的信息，有关该专题的专项立法 .....	35
3 政府提及有关条约，包括载有引渡或起诉条款的条约 .....	38

##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5/33 号决议编写的。本报告考虑到 2010 年的报告 (A/65/181) 仍具有现实意义。2010 年报告第二节概述了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中着重指出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普遍管辖权的背景和基本理由、定义方面的考虑以及将普遍管辖权与其他某些类型的管辖权和某些概念相区别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在收到的呈件中已予进一步评论，但在本报告中不予重复。

2. 根据第 65/33 号决议，第二节及表 1、2 和 3 依据相关的国内法规则、适用的国际条约以及司法实践，侧重具体介绍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第三节载列各观察员提供的资料。第四节概述各国政府提出可供讨论问题以及观察员的意见。

3. 以下国家已作出答复：阿根廷、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塞浦路斯、萨尔瓦多、黎巴嫩、立陶宛、巴拉圭、菲律宾、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 此外，以下观察员也已作出回复：非洲联盟、欧洲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sup>1</sup>

5. 由于实行了内部控制，以确保严格遵守对秘书长发布的会议文件实施字数限制的大会决议，我们努力在不影响实质内容的前提下压缩收到的资料。呈件中凡使用“普遍管辖权原则”或“普遍管辖权概念”之处，在本报告中一概简化为“普遍管辖权”。答复全文可查阅第六委员会的网站关于“第六十六届会议”的栏目。

## 二. 以相关国内法律规则、适用的国际条约和司法实践为依据的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

### A. 基本法律规则

#### 1. 宪法框架和其他国内法律框架

##### 阿塞拜疆

6. 根据《刑法》第 12.3 条，实施危害和平与人类罪、战争罪或某些其他罪行(见本文件表 1)以及阿塞拜疆作为缔约国的国际协定规定应予惩处的其他罪行的阿塞拜疆公民、外籍人士或无国籍人士，无论罪行在何处实施，均应依据《刑法》受到刑事起诉和惩处。

<sup>1</sup> 本清单和本报告中没有列入表示无资料可提交的观察员。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7. 《刑法》第三章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刑事立法适用于在其境外实施的罪行，因而也覆盖普遍管辖权的适用问题。根据《刑法》第 9 条，任何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外实施某些罪行(见表 1)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根据国际法、国际条约或政府间协定的规定必须惩罚的罪行，该法均适用。

## 博茨瓦纳

8. 博茨瓦纳已批准了若干包含普遍管辖权条款的条约(见表 3)。但是，仅有少数已在国内立法中生效。博茨瓦纳的法律体系采用二元制，除非经议会法令通过成为国内法，否则博茨瓦纳作为缔约国的规定普遍管辖权的条约不会被法院承认，在博茨瓦纳境内也不会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虽然没有国内立法不能作为不履行条约义务的借口，但相关进程十分缓慢，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能力和资源不足，包括在收集证据方面存在的困难。

9. 根据《日内瓦公约法》(1970 年)第 3 节的规定，任何人，不论国籍为何，不论在博茨瓦纳境内还是境外严重违反任何一项日内瓦公约……，均应视为有罪。如果第 3 节所述的罪行是在博茨瓦纳境外实施的，可以在博茨瓦纳的任何地方起诉、审判和惩罚行为人，如同在境内实施该罪行一样(见表 2)。

## 哥伦比亚

10. 关于普遍管辖权的适用或存在问题，哥伦比亚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过，哥伦比亚是多项条约的缔约国，这些条约原则上规定通常应根据条约义务遵守习惯国际法，对某些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行使国家管辖权。

11. 《宪法》第 93 条规定，经议会批准的承认人权并禁止在紧急状态期间限制人权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应优先于国内立法。《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应依据哥伦比亚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来解释。此外，《宪法》还规定，不得对任何人施行强迫失踪或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奴役和贩运人口行为。这一规定反映了国家为制止和惩罚侵犯此类权利等行为(同时也是构成了国际罪行的行为)而必须提供的保护的水平和类型，因而也表明哥伦比亚原则上可以为惩罚此类行为、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而行使国家管辖权。

12. 此外，刑法认识到，制止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而适用普遍管辖权正是为了减少这种行为，一项谅解是，普遍管辖权使各国能够在国内法规定的范围内起诉和惩罚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3. 因此，哥伦比亚宪法法院认为，《刑法典》规定可以按照《宪法》第 9 条的规定行使域外管辖权，《宪法》规定哥伦比亚的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哥伦比亚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等，特别是普遍管辖权原则。

14. 宪法法院表示，普遍管辖权是打击国际社会谴责的某些活动的一种国际合作机制，根据确立普遍管辖权的各项条约明文规定，普遍管辖权与各国的普通管辖权限共存，而不会取而代之。

15. 受国内刑法惩罚的许多罪行(特别是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见表 1)的惩罚与受国际法惩罚的罪行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些行为可当作国际法范畴内的罪行予以起诉。这样，不仅国家管辖权能得以扩展，普遍管辖权能得以行使，而且“一罪不二审”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因为在哥伦比亚，明文提及国内法(《刑法典》)与提及国际文书有类似效果。因此，国内法院拥有起诉此类罪行的管辖权和能力，而不会出现一罪二审的情况。

16. 对于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安全的犯罪行为(见表 1)，国内刑事立法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能力上非常明确。《刑法典》第十七章所列的罪行，特别是和平与安全、自治、法律平等和完整性等方面的相关罪行，依照国际法，属于受国内法管辖的权限范围。

17. 在贩毒和全球毒品问题上，宪法法院表示，尽管有多项条约处理非法贩运毒品问题并作出了惩处的规定，而且国际社会的多个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均认为这种犯罪行为应与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对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负责的其他人相联系，但对使用和拥有麻醉品的行为的处罚要受个人发展自由的限制。由于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如消费和拥有小剂量或私用剂量的麻醉品)不一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可以认为，除了对这一罪行可适用普遍管辖权之外，贩毒本质上是一种危害公众健康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行为。因此，视具体情况而定，适用的原则可以是“引渡或起诉”。

#### 塞浦路斯

18. 在塞浦路斯，普遍管辖权适用于：(a) 《刑法》所列的某些犯罪行为，如海盗行为(见表 1)；根据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或条约适用塞浦路斯法律惩罚的罪行；目标针对塞浦路斯境内的不动产、犯罪要件之一是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犯罪行为(见表 1)；(b) 具体立法所针对的某些罪行，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列的罪行(见表 2)。

#### 萨尔瓦多

19. 萨尔瓦多宪法没有对普遍管辖权作出规定，但在二级立法中承认普遍管辖权。根据《刑法》第 10 条的规定，萨尔瓦多刑法也适用于任何人在不属于萨尔瓦多管辖的地方实施的罪行，前提是此类罪行影响到具体协议或国际法准则在国际上保护的权利，或严重侵犯普遍公认的人权。因此，国家刑事法庭有权调查某些罪行，且无需考虑犯罪地点、行为人或罪行受害者的国籍。

## 意大利

20. 意大利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根据《刑法》第 7(5) 条，只要专门立法或国际公约有规定，在国外犯罪的外国人都将受到意大利法律的惩罚。

21. 意大利还通过订立多边公约、双边和多边引渡条约以及规定刑事事项法律互助的条约，合作打击一切严重犯罪行为。

## 黎巴嫩

22. 黎巴嫩重申，黎巴嫩不是任何有关普遍管辖权的条约或协定的缔约国。黎巴嫩的法律中没有任何可以解释为确认普遍管辖权的规定(见 A/65/181)。

## 立陶宛

23. 根据立陶宛《刑法》第 7 条，普遍管辖权仅适用于立陶宛作为缔约国的各项条约中具体列出的犯罪行为。但是，第 7 条覆盖的范围更为宽泛，即使立陶宛不是某条约的缔约国，也可将该条约中提及的罪行归为根据《刑法》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24. 此外，根据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普遍刑事管辖权适用于《刑法》具体列出的罪行，包括不适用追诉时效法的种族灭绝罪(见表 1)，第 7 条第 2 至 11 款还补充了有关其他罪行的规定(见表 1)。

## 巴拉圭

25. 普遍管辖权已经纳入巴拉圭的国内法体系。《刑法典》第 8 条涉及在国外实施的针对享有普遍保护的合法资产的罪行。该条规定，巴拉圭的刑法适用于《刑法典》(见表 1)或特定法令(见表 2)界定的在国外实施的某些罪行以及巴拉圭根据现行国际条约必须起诉的罪行(即使该罪行是在国外实施的)。

26.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 条所确立的属地原则，巴拉圭刑法适用于在巴拉圭境内或巴拉圭船只上或飞机上实施的所有罪行。普遍管辖权原则的应用明确不同于属地原则的传统应用，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已对此作了规定(见表 3)。

## 菲律宾

27. 1987 年《宪法》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采纳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因此，普遍管辖权被认为是菲律宾法律的组成部分。

28. 一般的规则是管辖权应遵守属地原则，因此，普遍管辖权是以维护国际秩序的迫切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例外。《订正刑法典》第 2 条规定，除非优先适用的条约和法律另有规定，《刑法典》的规定不仅在菲律宾境内而且在其管辖范围之外也应适用于下列人：(a) 在菲律宾船只或飞机上犯罪的；(b) 实施某些特定罪行

的(见表 1); (c) 实施《刑法典》第二卷第一章界定的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国家法律的任何罪行的。

29. 特定法律颁布后, 普遍管辖权亦已被纳入当地的法律。《菲律宾关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法令》(第 9851 号法令)(见表 2) (a) 界定和确立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 (b) 规定了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和刑事责任; (c) 建立了特别法庭, 用于起诉此类罪行, 便于各国行使主要刑事管辖权。该法第 15 节列举了适用于其解释的一些条约, 亦即: (a) 1948 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b)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1977 年)和《第三附加议定书》(2005 年); (c)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1999 年); (d)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及其 2000 年《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e) 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原则; (f) 各个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司法裁判。

#### 卡塔尔

30. 包括《刑法典》在内的国家立法均未规定普遍管辖权, 但《卡塔尔宪法》第 6 条规定, “卡塔尔应尊重国际条约, 应执行卡塔尔作为缔约国的所有国际协定、公约和条约”, 卡塔尔的刑事法院依照卡塔尔作为缔约国的涉及相关罪行的公约, 适用上述第 6 条规定, 有权审理在卡塔尔境外实施的罪行, 前提是被告在卡塔尔境内。

31. 2004 年《刑法典》第 17 条规定, 其条款“适用于在国外实施下任何贩毒罪或海盗行为或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后现居卡塔尔境内的行为人或共犯”(见表 1)。这就意味着, 如果根据第 17 条规定进行起诉和审判, 行为人或共犯在接受诉讼过程中必须在卡塔尔境内, 否则就不能对其提起诉讼。

#### 斯洛伐克

32. 2009 年, 第 576/2009 Coll 号法令对《刑法》进行了修正。修正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经修正后的《刑法》5(a) 节对普遍管辖权作了规定。该节适用于确定某些特定罪行的处罚责任(见表 1), 即使这些罪行是没有斯洛伐克永久居留证的外国国民在国外实施的。

33. 关于国家法院域外管辖权的现行规定载于《刑法典》第 6(a) 节, 而关于与国际条约关系的现行规定(第 7 节)于 2006 年引入《刑法典》。

34. 斯洛伐克是载有或提及“引渡或起诉”原则或普遍管辖权原则要素的已生效双边条约和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国(见表 3)。

35. 普遍管辖权在斯洛伐克不仅可能影响到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也可能影响到民法和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则。刑事法院可请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受害人另行在民事法院诉讼中寻求赔偿和补救。

### 斯洛文尼亚

36. 斯洛文尼亚自 2010 年提交报告以来情况没有变化。不过，修正《刑法典》的进程于 2010 年年底启动，拟议的修正将影响到与普遍管辖权有关的规定。这一进程正处于部际协调阶段；拟议修改的最终形式及其效力尚在审议中。一俟进程完成，将提供有关修正的最新资料。

### 西班牙

37. 1978 年《西班牙宪法》未载列与行使普遍管辖权有关的任何规定。因此，对这种权力的任何行使都以国内立法为基础，其依据是《宪法》第 117.3 条授予西班牙法官和法院“按照[法定]既有管辖规则和程序”作出和执行判决的一般管辖权。1985 年 7 月 1 日第 6 号《司法权力组织法》扩大了这一授权规定，其中虽未使用普遍管辖权这一名称，但却包含了普遍管辖权，将其作为西班牙法官和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之一。

38. 1985 年法第 23.4 条既赋予西班牙各法院严格意义上的普遍管辖权，也赋予这些法院一种基于该法所列罪行实施者(西班牙)国籍原则的特别域外管辖权(主动属人管辖权)。不过，从西班牙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提及 1985 年第 6 号法第 23.4 条时，通常只是将其作为普遍管辖权在西班牙的一种依据。

第 23.4 条经过以下几次修正：2005 年(2005 年 7 月 8 日第 3 号《组织法》修订了 1985 年 7 月 1 日第 6 号《司法权力组织法》关于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官行为域外起诉的规定)；2007 年(2007 年 11 月 19 日第 13 号《组织法》修正了关于对贩运人口或人口走私行为域外起诉的规定)；2009 年(2009 年 11 月 3 日第 1 号《组织法》修正了适用普遍管辖权的罪行清单等)。

39. 因此，近年来已扩大了罪行清单，而伪造外国货币罪在 2009 年的改革中被删除。管辖权也适用于根据国际条约和公约、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条约应在西班牙起诉的任何其他罪行。

40. 根据 1985 年第 6 号法第 23.4 条的新措辞，国际范畴内所有最严重的罪行都已被置于普遍管辖权之下(见表 1)，同时被列入的还有西班牙特别重视且明显属于国际范畴的罪行。该条款还允许普遍管辖权原则适用于西班牙根据国际条约有义务起诉的罪行，即使在它们未被专门提及时也是如此。

41. 在初审阶段，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权力完全属于国家高等法院刑事庭。根据西班牙法律，这一司法机构有权起诉下列特定罪行：性质严重的罪行、事实上在国



家领土上任何地方实施的罪行或所实施的罪行具有国际性质或国际层面。国家高等法院判决后可向最高法院上诉。

42. 普遍管辖权可通过西班牙立法规定的任何程序机制予以援引，但在实践中，提交给国家高等法院的案件所依据的都是涉及个人的申诉或争端。提出申诉或争端者通常是所报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受害人，例如以某种方式代表公共利益或其主要活动是捍卫人权的组织或法人。

## 瑞典

43. 瑞典依照其《刑法典》对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这种罪行被定义为“严重违反与外国签订的一项条约或协定或违背与关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公认原则或准则的行为”。因此，条约和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习惯国际法适用于确定是否实施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瑞典还对灭绝种族罪等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见表 2)。

44. 为了对未落实在瑞典国家法律中的国际罪行启动诉讼程序，有关罪行必须属于瑞典刑法的范畴。自 1986 年以来，瑞典就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刑法典》，酷刑行为可构成犯罪，最有可能是被定为极严重伤害罪。如果一种罪行的最轻处罚是监禁 4 年或更长时间，正如极严重伤害罪那样，瑞典法院就有普遍管辖权。

45. 2002 年，为根据 2000 年 10 月 12 日关于《罗马规约》的一项政府决议审查瑞典立法而组建的瑞典国际刑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一部新的《国际罪行法》，根据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新规定授予普遍管辖权。该提案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瑞典已批准的《罗马规约》的规定。

## 瑞士

46. 瑞士在其法律制度中承认和适用普遍管辖权，并已这样做了多年。因此，某些行为尽管根据《刑法典》缺少传统的管辖关联，但仍然予以起诉。根据《刑法典》，这种适用涉及某些罪行(见表 1)，或根据一项国际协定起诉的罪行或犯行，以及国际社会禁止的特别严重的罪行。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7. 联合王国认为，根据国际法，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管辖权(作为不论犯罪地点、嫌疑人或受害人国籍或罪行与起诉国之间的其他关联而确立的对某种罪行的国家管辖权)只明确地对少数具体罪行成立，即海盗行为和战争罪，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的行为。除非存在一个基于条约的强制性义务规定要起诉这些罪行，例如日内瓦四公约针对严重违反行为作出的规定，否则普遍管辖权具有任意性。换言之，根据国际法，各国都有权，但没有义务，在基于条约的义务之外申明对这些罪行的普遍管辖权。

48. 联合王国承认还有为数有限的一些罪行被一些国家认为可引出普遍管辖权，包括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但在此问题上缺乏国际共识。规定普遍管辖权的条约不能作为处理这些罪行的依据。因此，需要仔细研究国家惯例和法律见解，以确定它们是否属于习惯国际法中既定的普遍管辖权罪行，是否存在行使这种管辖权的条件。

49. 联合王国在某些情况下扩展其域外管辖权，使管辖范围涵盖与联合王国有密切关联的非联合王国国民。例如，2001 年《国际刑事法院法》规定了对居住在联合王国的人在海外实施的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管辖权(见表 2)。

## 2. 适用的国际条约

50. 表 3 载有根据收到的资料编制的各国政府所提及条约的清单，包括含有“引渡或起诉”规定的条约。

## 3. 司法实践和其他做法

### 阿塞拜疆

51. 就《刑法典》第 12.3 条所涵盖罪行(见上文第 6 段)而言，88 人被定贩运人口罪，5 098 人被定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罪，17 人被定恐怖主义罪，37 人被定制造或贩卖假货币或证券罪。

### 博茨瓦纳

52. 日内瓦四公约虽已具有国内法效力，但从未在法院试用过。因此没有运用这些公约的司法实践或任何司法先例。

### 哥伦比亚

53. 哥伦比亚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对某人审判和(或)定罪的一项具体行动或一宗具体案件的法律先例。但是，宪法法院在 D-3231 号案的 2001 年 C-554 号判决中指出：

[……]新《刑法典》第 17 条根据《宪法》第 9 条允许这种可能性。《宪法》第 9 条规定，哥伦比亚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哥伦比亚所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等，特别是被称之为普遍管辖权的原则。<sup>2</sup>

4.8. 具有习惯性质的这一原则明文载于哥伦比亚是缔约国的一批国际公约中，例如禁止酷刑、灭绝种族、种族隔离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公约。

<sup>2</sup> 宪法法院进一步指出，[……]根据修改后的一元论的原则，国际规范在国内法中的优先地位有限，即这些规范不能仅仅因为与国家规定有冲突而否定国家规定的有效性；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发生的情况是，国家法律将不得不让位于地位更高的法律。见 2000 年 C-1189 号判决。[……]

哥伦比亚缔结的许多司法合作协定中也规定了这一原则，本法院对此已予以认可，但有一项谅解，即调查中的合作本身不违反“一罪不二审”原则。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本法院已表明，普遍管辖权原则是打击国际社会所反对的某些活动的一种国际合作机制，与各国的普通司法管辖权并存，但却不取而代之，这一点在确立普遍管辖权的各项条约中都得到明确的阐述[……]。

#### 萨尔瓦多

54. 根据《刑法典》制订的普遍性原则非常广泛，无疑会在适当时候成为司法解释的对象。不过，由于缺乏必要条件，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赋予刑事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这一权力从未被行使过。

#### 立陶宛

55. 在普遍刑事管辖权的问题上，司法部没有关于立陶宛最高法院在这方面审理刑事案件和在刑事案件中作出重要裁决(或相关解释)的任何资料。

#### 巴拉圭

56. 阿根廷法院要求引渡被控于 1976 年至 1983 年期间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下实施危害人类罪的若干巴拉圭公民。其中一家法院要求引渡 Samuel Miara 以期对此人进行审判并可能将其定罪。巴拉圭法院批准了引渡请求。

#### 菲律宾

57. 在 Bayan Muna 诉 Romulo 案中，尽管涉案主要问题是菲律宾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缔结的《不移交协定》，但最高法院仍有机会指出，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已取得习惯国际法地位。

#### 斯洛伐克

58. 司法部没有关于各法院直接运用普遍管辖权或关于以普遍管辖权为依据提出任何引渡请求的资料。

#### 瑞典

59. 截至报告时为止，各法院还没有任何案件涉及基于普遍管辖权的国际罪行，即被控罪行在瑞典领土以外实施，且被控行为人或受害者均非瑞典人。

#### 瑞士

60. 关于 F. N. 案的资料已提供(见 A/65/181，第 65 段)。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1. 阿富汗国民 Faryadi Zardad 于 2005 年被定罪，罪名是酷刑同谋罪和在阿富汗合谋绑架人质罪。他被判处 20 年监禁。

62. 1996 年 4 月 15 日, 根据 1991 年《战争罪法》, 联合王国一名居民 Szymon Serafinowicz 被控于 1941 年至 1942 年间在白俄罗斯一座集中营里谋杀了三人, 当时他在那里担任卫兵。1997 年 1 月 17 日, 他被中央刑事法院一个陪审团认定身体状况不适合接受审判。1999 年 4 月 1 日, 根据 1991 年《战争罪法》, Anthony (Andrzej) Sawoniuk 因 1942 年在白俄罗斯多马切沃谋杀两名平民被判处终身监禁。

## B. 行使管辖权的条件、约束或限制

### 1. 宪法和国内法律框架

#### 阿塞拜疆

63. 根据《刑法典》第 13.3 条, 如果一个在阿塞拜疆境外犯罪的人不移交给外国, 且其犯行被视为《刑法典》所列罪行, 则此人可在阿塞拜疆受到刑事起诉。

64.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02 条, 依外国主管机关正式请求并按阿塞拜疆立法对涉嫌在外国犯罪的阿塞拜疆国民提出刑事起诉的权力属于阿塞拜疆检察机关。根据对罪犯引渡法第 3 条的说明的第 3 段, 在请求国提出请求后, 如涉案者的引渡被阿塞拜疆以该人为阿塞拜疆国民或以请求引渡的罪行属于极刑罪为由予以拒绝, 则此人可能会依阿塞拜疆的法律受到刑事起诉。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5. 《刑法典》第 9 条第(5)款规定, 只有当一名外国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且不被引渡到外国时, 才应适用刑法。因此, 根据普遍原则, 当其他国家未请求引渡外国人时, 或当引渡请求被拒绝时, 应适用国家法律。此外, 同样根据第 9 条的规定, 对外国国民适用国内法要求犯行为两国共认罪行, 且根据各自的国家法律对此种犯行的惩罚为 5 年或更长时间的监禁。

#### 博茨瓦纳

66. 博茨瓦纳境内任何治安法官都只有在总检察长已提出起诉的情况下, 才有权援引《日内瓦四公约法》审理案件。如果不能肯定所涉情况是否适用该法, 则由总统或其代表签署的证书应被接受为证明属于所说情况的证据。

#### 立陶宛

67. 《宪法》和其他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为某些人(共和国总统、政府成员、总统候选人、立陶宛议会和市议会成员、宪法法院和其他法院法官、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人员等)规定了刑事管辖豁免。

68. 根据《刑法典》, 依国际法律规范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而在立陶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的刑责问题, 依照立陶宛为缔约国的各项条约和《刑法典》予以确定。

69. 除非立陶宛为缔约国的某项国际条约另有要求，否则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在这种案件中，或如果未取得依法有义务取得的起诉许可，则不得提起刑事诉讼，如果已经提起，则必须终止，且不得对此类人员予以拘留或逮捕。就此类人员而言，规定的程序只有根据他们的请求或通过外交部取得同意后才能执行。

70.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收到有关犯罪行为的投诉、陈述或通知后，或当一名检察官或审前调查人员确定了犯罪行为的特点后，应在总检察长指导下进行审前调查。关于刑责来自国际条约的罪行（《刑法典》第 7 条），立陶宛总检察长已采取的建议是，要求在对外国人进行核查时，如遇怀疑一名外国人可能已实施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或《刑法典》第 7 条 (2) 至 (10) 款所述任何其他罪行的情况，必须临时拘留和开展紧急调查行动。

### 巴拉圭

71. 巴拉圭刑法只适用于已进入本国领土的行为人，但如当事人已被外国法院开释，或被判处监禁后已服满刑期或暂缓执行，或已被赦免，则禁止对其进行起诉。关于在国外实施的其他罪行，《刑法典》第 9 条规定，巴拉圭刑法只适用于符合两国共认罪行之规定的情况，且须满足以下条件，即行为人在犯罪时 (a) 拥有巴拉圭国籍或在犯罪后获得国籍；或 (b) 不是巴拉圭国民但却身处巴拉圭境内且引渡已被拒绝，尽管根据犯罪性质本可依法允许；这一规定也应适用于犯罪地没有规定惩罚的情况。

### 菲律宾

72.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法》第八章第 17 节规定，无论犯罪行为在何处发生，只要被告 (a) 为菲律宾国民；(b) 在菲律宾境内，无论其公民身份或常住地位为何，或 (c) 对菲律宾人实施犯罪，则国家应对此人行使管辖权，无论其为军人或平民，是涉嫌还是被控实施该法所述的罪行。

73. 出于司法公正考虑，有关当局可免除调查或起诉该法规定应受惩罚的罪行。如果另一法院或国际法庭已调查或起诉该罪行，当局可依据适用的引渡法和条约将菲律宾境内的嫌犯或被告移交或引渡到另一国或适当的国际法院 (如有)。

### 西班牙

74. 在西班牙，普遍管辖权范围是 2003 年 (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第 18/2003 号组织法)、2005 年 (第 3/2005 号组织法) 和 2009 年改革 (第 1/2009 号组织法) 的主题。前两次改革做了部分修正，而 2009 年的改革在考虑并纳入以往修正的同时重新界定了普遍管辖权的总体范围。2003 年法包含对被起诉罪行的管辖权可能归属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件的附属普遍管辖权要求。第 7 条规定，此种附属管辖权形式适用于在严格意义上行使普遍管辖权。西班牙可对此类罪行行使普

遍管辖权，唯一限制是国际刑事法院可先选择行使国际管辖权。在国际法院曾行使管辖权或享有优先管辖权的案件中，这种对普遍管辖权的限制在 2009 年改革中成为一项一般规则。宪法法院在 227/2007 号判决中考虑到这一点。

75. 2005 年改革在涉及切割女性生殖器的管辖权范围方面引入了限制；在这种案件中，西班牙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合理性条件是“行为人在西班牙境内”。此种限制修改了按照第 6/1985 号法案规定实行的一般模式，2009 年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这种限制。

76. “按照众议院[西班牙议会下院]授权，根据 2009 年 5 月 19 日通过的与国家状况辩论有关的决议”于 2009 年进行了改革。“依据附属性原则、宪法法院确定的原则和西班牙最高法院判例”，在 2009 年的改革中“修改并澄清了[第 6/1985 号法案第 23.4 条]”。根据第 1/2009 号法第 1 条，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得到重大修正，新增两款内容：

在不损害西班牙签署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条款的条件下，为使西班牙法院对[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所列][……]罪行行使管辖权，必须确定被控行为人在西班牙境内，受害人中有西班牙国民或案件与西班牙有关联且无论如何，其他主管国家或国际法院未提起诉讼，包括未开展有效调查以及酌情起诉此类罪行。

在确定前款提及的国家或法院已就被指控行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西班牙法院提起的刑事诉讼应暂停。

77. 因此，西班牙的普遍管辖权现已受到限制并以下列因素为条件：(a) 受害者为西班牙国籍，因此存在与西班牙的联系(被动属人管辖权)；被控行为人在西班牙境内；或与西班牙有其他相关联系。主管法院必须核实每个案件是否具备这些要素；(b) 相对于第三国法院或国际法院，西班牙的普遍管辖权具有附属性质，且这种附属性质不限于定案的适用。这些限制和条件的适用“不应影响西班牙根据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即不论犯罪在何处发生或被控行为人国籍为何，如果西班牙根据国际条约有义务起诉某种罪行，则此类限制不适用。

78. 在西藏案(中国)中，对普遍管辖权范围的此种修改已得到考虑；由于缺乏与西班牙的联系，该案的诉讼停止(2010 年 11 月 4 日令)，从而确认了预审法官先前发布的命令。

## 瑞典

79. 要确保国际罪行的调查或起诉涉及的各方均得到公正、公平审判，国家司法系统受法治制约，至关重要。《瑞典刑法典》规定，起诉瑞典境外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罪行需瑞典政府授权。

## 瑞士

80. 瑞士赞成对普遍管辖权的“有条件”或“有限”的解释。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条件是(a) 嫌犯在瑞士境内；(b) 不向另一主管司法机关引渡嫌犯。此外，仅对重罪行使普遍管辖权。其他罪行和犯法行为依据“传统”管辖权原则(例如属地性或国籍)起诉。

81. 为执行《罗马规约》对《瑞士刑法典》和《军事刑法典》修正后，起诉战争罪需要与瑞士有“密切联系”的要求被取消。此要求与国际法(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一致性也曾受到质疑。该立法修正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有关罪行属联邦管辖范围(《刑事诉讼法典》第 23g 条)，应自动予以起诉，即主管机关在得知罪行后可立即展开调查。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2. 根据联合王国法律制度的传统，一般来说，最适宜起诉有关犯罪的是在其境内发生犯罪的国家当局，尤其是因为这样容易获得证据，容易请证人作证，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的情况显而易见。不过，并非总是可以行使属地管辖权。在此类案件中，普遍管辖权虽然不是第一选择(在联合王国和其他地方的实际使用有限，即可说明这一点)，但可成为确保实施重罪的行为人无法逍遥法外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手段。

83. 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情况下，甚至在可能存在竞争性管辖主张的其他案件中，联合王国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规定一些保障措施，确保负责地行使管辖权。例如，通常联合王国起诉机关不会起诉不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嫌犯。此外，联合王国法律要求，须获得英格兰和威尔士总检察长或联合王国其他地方与其对等官员批准，才可依据普遍管辖权起诉。此要求确保在决定提起此类诉讼时，考虑到包括国际礼让等问题的公共利益。

## 2. 司法实践和其他做法

### 萨尔瓦多

84. 最高法院宪法庭在 2006 年 9 月 4 日关于人身保护令状的 198-2005 判决中指出：

一罪不二审是一项宪法保障，其宗旨是防止双重或多重起诉并在发出最终判决后为经审判的人提供法律确定性，即经审判的人不会以同一理由再次受审。与“同一罪名”的概念相比，“同一理由”的用语更可取，该用语确定了保障的保护性宗旨，即保障经审判的人免于遭受因同一理由(包括主体的身份、客体和事实背景以及案件的法律背景)接受新裁决的风险，这无疑将影响受审人的法律地位。

## 西班牙

85.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高级法院不得不依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处理大量案件，案件涉及在各区域发生的行为和不同类别的重罪，尤其是灭绝种族罪、酷刑和其他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

86. 在 2009 年对第 6/1985 号法案进行修正之前有如下案件：皮诺切特案(1996 年)、Scilingo 和 Cavallo 案(阿根廷，1998 年)、危地马拉案(1999 年)、Couso 案(2003 年)、法轮功案(中国，2003 年)、卢旺达案(2004 年)、西藏案(中国，2006 年和 2008 年)、撒哈拉案(2006 年)、Atenco 案(在墨西哥施行的基于性别的谋杀，2008 年)、纳粹集中营案(2008 年)、加沙案(2008 年)和关塔那摩案(2009 年)。

87. 国家高级法院对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做了字面解释，在依据该法提交给法院的第一批案件中断定，普遍管辖权原则不受西班牙任何条件的制约；确定是否行使其权力的唯一相关事实是被控实施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所列的一项或多项犯罪。

88. 因此，国家高级法院坚持了(依据第 6/1985 号法第 23.5 条)只受定案限制的绝对普遍管辖权概念；据此，如果“行为人已在境外被开释、赦免或定罪”，西班牙法官和法院就不可行使管辖权。

89. 即使被告不在西班牙境内，法院如此解释的普遍管辖权概念允许提起刑事诉讼，这就要求随后启动引渡诉讼。在皮诺切特案(1996 年)中遵循的也是这种解释。国家高级法院在阿根廷案(Scilingo 案和 Cavallo 案)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解释。

90. 但是，国家高级法院于 2000 年修改了对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的解释，引入了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条件。在危地马拉案中，国家高级法院刑事庭拒绝行使普遍管辖权，因为法院认为，危地马拉法院可基于作为投诉主体的事件起诉，因此国家高级法院不应行使所谓的“附属”普遍管辖权。随后，最高法院在 2 月 25 日第 327/2003 号判决中确认了此种对普遍管辖权范围的限制性解释；该判决是申诉人就高等法院对案件所作裁定提起上诉的结果。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未接受附属普遍管辖权的想法，但断定，除非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否则不能在西班牙行使普遍管辖权：被告在西班牙境内，受害者为西班牙人或案件涉及西班牙的具体利益。

91. 向国家高级法院提起原申诉、随后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人，向宪法法院提起了特别人权诉讼，针对最高法院第 327/2003 号判决要求提供保护宪法权利的补救。宪法法院就此上诉在 2005 年 9 月 26 日第 237/2005 号判决中认定，第 6/1985 号法确立了严格、无条件的普遍管辖权模式，因此，除定案施加的限制外，主管司法机关不能对行使普遍管辖权引入限制或条件。宪法法院认为，施加任何条件或限制将违反西班牙宪法第 24.1 条规定的获得有效法律保护的权利，因为司法机关将在缺乏具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使案件无法诉诸法院。



92. 因此，宪法法院批准了上诉人保护宪法权利的要求，宣布国家高级法院的命令和上诉所针对的最高法院判决无效，命令恢复法律程序，恢复点为西班牙宪法第 24.1 条(其解读结合第 6/1985 号法第 23.4 条)被违反之处。因此，国家高级法院重新审理危地马拉案，在西班牙提交此信息时该程序仍在进行。

93. 在针对国家高级法院命令和最高法院判决提出的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诉讼中，宪法法院 10 月 22 日第 227/2007 号判决重申了上述原则。国家高级法院的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曾不接受声称中国领导人对法轮功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和危害人类罪的申诉。

94. 无论如何，宪法法院的这些判决未提及普遍管辖权的“合宪性”，而是法官和法院有义务依据法律行使此种管辖权，从而尊重获得有效司法保护的宪法权利。因此，宪法法院没有关闭可能修正第 6/1985 号法、引入行使普遍管辖权的限制和条件的大门。

95. 2009 年改革后，以色列军舰在公海拦截的自由船队船只上的两名西班牙人于 2010 年 5 月对以色列各管理机关提起诉讼。在一些此类案件中，所报告罪行的受害者为西班牙公民。因此，普遍管辖权原则与基于被动属人管辖权的权限一致，但第 6/1985 号法没有专门单独对被动属人管辖权作出规定。

96. 在各案件中，一些被控行为人担任或曾担任各自国家高级职务，其中一些被告曾在联合国服务(卢旺达案件)。尽管如此，在国家高级法院就案情实质进行审讯的案件中，法院仅在一起案件中宣布对一被指控人无权行使管辖权，理由是司法诉讼启动时此人担任的职务。此案件涉及卢旺达案中对该国总统保罗·卡加梅提起的诉讼；国家高级法院宣布，依照国际法，他受在任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保护。

97. 在对在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提起诉讼的其他案件中，西班牙法院也曾做出类似裁定。例如国家高级法院宣布，法院无权起诉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哈桑二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阿兰·加西亚、阿尔贝托·藤森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其中一些案件中，国家高级法院宣布对国家元首没有管辖权时总括性说明法院无权起诉被控参与案件的其他人。但在卢旺达案中，法院的无管辖权声明仅限于卡加梅总统，并宣布法院有权起诉其他被告。

98. 尽管上述各案的问题不同，并已进入不同诉讼阶段，应注意到国家高级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遇到的重重困难。主要原因是被告不在西班牙境内，需要引渡诉讼；同样重要的是，需要获得第三国的司法合作和援助，因为必须在其领土开展适当进行刑事诉讼所需的大多数司法、调查和其他活动。

99. 国家高级法院仅在 Scilingo 一案中，通过行使普遍管辖权发布了判决：被告因酷刑和其他危害人类罪判处 1 084 年监禁。被定罪人向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未获成功。2008 年 12 月 1 日，目前正在西班牙服刑的 Scilingo 先生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指称其公平审判的权利受到侵害。

100. 还应提及 Cavallo 一案。在此案中，应阿根廷法院要求，当时正在西班牙被起诉的被告被引渡至阿根廷，以便就其在阿根廷境内实施的酷刑和其他罪行进行起诉。

### 三. 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观察员的评论

#### 非洲联盟

101. 非洲联盟的一些成员国规定对海盗、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一个国家仅对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设定了普遍管辖权，而其他国家规定严重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行为也适用普遍管辖权。非洲联盟大多数成员是 1984 年《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方，但一些成员还需在国内落实该公约。<sup>3</sup>

102. 至少在两个成员国，在涉及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时，原本禁止起诉外国国家官员的豁免权被取消。此外根据《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2006 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一切形式歧视的议定书》第 12 条，无论嫌疑人的公务身份为何，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一章的规定均适用。

103. 非洲联盟成员国在立法实践中行使普遍管辖权有法律限制，例如，在启动刑事诉讼时嫌疑人必须在起诉国境内，国际法规定的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须得到尊重。

104. 非洲联盟成员国在行使普遍管辖权方面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也许和其他国家的一样，但鉴于其成员国的相对能力，阻碍可能会更大。尚未有非洲国家有效行使过普遍管辖权。一国曾对一名前非洲国家元首提出起诉，但诉讼程序没有继续展开。非洲联盟大会在 2006 年 7 月的决定中授权该非洲国家起诉这个嫌疑人，并确保由该国主管法院代表非洲在保证公平审判的情况下审判此人。

105. 大会在 2009 年第 213(XII) 号决定中要求非洲联盟委员会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协商，研究该法院受权审理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影响。这一进程仍在继续。

106. 2000 年《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h) 条规定，非洲联盟根据其大会的决定有权在成员国内对战争罪、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严重情况进行干预，并有效禁止在非洲实施这类罪行。此规定为非洲联盟对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sup>3</sup> 此项调查未全面说明非洲联盟成员国在普遍管辖权方面的国家法律和实践，调查目的是依据公开文件，突出这些法律和实践中的可普遍观察到的显著特点。

107. 1977 年《非洲联盟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第 8 条、2003 年《非洲联盟防治腐败公约》第 13 条、2006 年《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及一切形式歧视议定书》第 10 条没有规定普遍管辖权。

108. 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对普遍管辖权原则表示欢迎，并承诺处理有罪不罚现象。《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h) 条阐明了这一点，非洲联盟随后的各项决定也强调了这一点。第 4(h) 条显示，非洲联盟成员国不能接受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确，许多非洲国家已经表示赞同以一项条约为基础的普遍管辖权原则，而且现有实践显示，许多国家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罪行的实施与惩处之间建立了司法联系。

109. 非洲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表示严重关切，这与通过多边进程或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无关，<sup>4</sup> 关切的是不属于非洲的国家的法官的起诉主要针对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的非洲领导人。非洲联盟成员国认为，起诉和逮捕非洲官员的做法使非洲国家成了唯一的目标；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行使普遍管辖权是有政治选择性的，是针对非洲国家的。这便引起了对双重标准的关切。欧洲不同国家对非洲国家官员的多重起诉，引起非洲国家更大的关切。在非洲看来，大多数被起诉者都是非洲国家现任官员，对这些官员的起诉严重影响非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包括有关欧洲国家的法律责任。正如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所说的，调查法官起诉外国官员的权力需予审查，相关立法需要修正。

#### 欧洲委员会

110. 欧洲委员会范围内起草的任何条约都没有明文承认普遍管辖权原则的条款。尽管如此，这些条约，特别是刑事合作条约，使缔约国能够在其国家立法有规定的情况下行使普遍管辖权。<sup>5</sup>

111. 某些公约的解释性报告中提到普遍管辖权原则，例如《保护环境公约》(CETS No. 172) 的解释性报告有关第 5(3) 条的部分。同样，《反腐败刑法公约》的解释性报告有关第 17(4) 条的第 83 段中作了说明。<sup>6</sup>

<sup>4</sup> 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 2008 年 7 月、2009 年 1 月和 7 月、2010 年 1 月和 7 月及 2011 年 1 月通过的关于滥用普遍管辖权原则问题的各项决定 (Assembly/AU/Dec. 199 (XI)、Assembly/AU/Dec. 213 (XII)、Assembly/AU/Dec. 243 (XIII)、Assembly/AU/Dec. 271 (XIV) 和 Assembly/AU/Dec. 292 (XV))。

<sup>5</sup> 见 1977 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CETS No. 090) 第 6(2) 条、1998 年《通过刑法保护环境公约》(CETS No. 172) 第 5(3) 条、1999 年《反腐败刑法公约》(CETS No. 173) 第 17(4) 条、2005 年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CETS No. 196) 第 14(4) 条、2005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采取行动打击贩卖人口行为的公约》(CETS No. 197) 第 31(5) 条。

<sup>6</sup> 欧洲委员会条约全文及其解释性报告 (法文和英文) 可查阅欧洲委员会条约办公室网站 (<http://conventions.coe.int>)。

112. 在 2009 年 3 月 17 日关于 Ely Ould Dah 诉法国案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允许行使普遍管辖权，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sup>7</sup> 该法院回顾说，根据以往判例法，<sup>8</sup> 各缔约国有权决定本国刑事政策。这原则上不是法院应评论的事，一国对一特定刑事司法制度的选择原则上在该法院的欧洲一级监督范围之外，但条件是所选择的制度不违反《公约》中阐明的各项原则。因此，法院确认普遍管辖权以及任何其他非属地和非属人管辖权与《欧洲人权公约》相符。

113. 此外，对于法国普遍管辖权的适用，法院认为，大赦法一般与国家调查这种[酷刑或野蛮]行为的义务不相符，<sup>9</sup> 起诉这种行为的义务不能因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可能不适当的大赦法给予行为人豁免而受到质疑。<sup>10</sup>

### 国际劳工组织

114. 劳工组织 174 个成员国批准的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公约》)第 25 条要求各国采取行动，颁布并实施对强迫或强制劳动的刑事处罚。该《公约》将强迫或强制劳动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受惩处威胁下被榨取的非自愿性工作或服务”，并规定了某些有限的例外情况。

115. 根据《劳工组织组成法》第 26 条任命的审查缅甸执行公约情况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强迫劳动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发表了法律意见如下(脚注省略)：

203. ……国际法现有一项强制性准则，禁止以任何形式强迫劳动，不被迫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一国如在境内支持、教唆、接受或容忍强迫劳动，便实施负有国际责任的不法行为；此外，这种不法行为产生于损害对于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至关重要的国际义务……

同样，国际法院认为防止奴役的义务是一项对所有人的义务，因为鉴于这项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保护这项权利的法律利益。

204. 最后，任何人违反这项强制性准则，都犯下国际法范畴内的罪行，因而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更具体地说，奴役……如果以广泛或有系统的方式实施，也是可受惩罚的危害人类罪。<sup>11</sup>

<sup>7</sup>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Fifth Section, 17 March 2009, Ely Ould Dah v. France (admissibility), Application No. 13113/03.

<sup>8</sup>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rand Chamber, 29 March 2006, Achour v. France, Application No. 67335/01, vol. ECHR 2006-IV, paras. 44 and 51, respectively.

<sup>9</sup> 法院在这里指的是禁止酷刑具有强制性准则或强制法的性质。

<sup>10</sup>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可在 HUDOC 数据库中查询，可通过该法院网站 (<http://www.echr.coe.int>) 进入数据库。

## 国际海事组织

116. 正如一些国家在提交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或暗示的(见 A/65/181),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其 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和 2005 年《议定书》都有普遍管辖权的要素或基石, 因为它们都允许被指控行为人所属缔约国以行为人在其境内为由进行起诉, 无论是否缺少与罪行的其他关联(例如, 见 1988 年《公约》第 6 条)。截至 2011 年 1 月 25 日, 该《公约》有 157 个缔约国。2010 年 7 月 28 日生效的 2005 年《议定书》目前有 17 个缔约国。

##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117.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第 1 条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 是一项习惯国际法原则, 因此适用于所有国家, 甚至适用于尚未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

118. 《化学武器公约》未明文要求缔约国根据普遍管辖权起诉该《公约》禁止的活动。该《公约》仅要求缔约国颁布立法, 使之能够在其国民在任何地方或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实施违禁活动时予以起诉。

119. 《化学武器公约》没有阻止缔约国超越《公约》的要求, 缔约国可在本国立法中规定普遍管辖权为起诉《公约》禁止的活动的依据。不过, 只有为数有限的缔约国在其关于该《公约》的执行立法中把实施这种活动(如使用化学武器)定为受普遍管辖的犯罪。

120. 国家法院虽然尚未依据普遍管辖权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进行起诉, 但把使用化学武器定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的重要要素, 可以为在承认这一原则为起诉国际犯罪依据的国家行使普遍管辖权提供依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21. 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依据在条约法和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中都可以找到。

122. 普遍管辖权的条约依据是在日内瓦四公约中提出的, 以保护战争受害者, 违反公约的行为被定义为严重违反行为。严重违反行为尤其指日内瓦四公约(分别为第 50、51、130 和 147 条)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1 和 85 条)中列出的特别严重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每一项公约的相关条款都规定了具体义务(《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49 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 50 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29 条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6 条)。

<sup>11</sup> 调查委员会报告的有关章节可查阅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gb/docs/gb273/myanmar3.htm>。

123. 日内瓦四公约是条约法中最早的普遍管辖权例子。这些公约没有明确指出，不论这种罪行发生在何地，都应行使管辖权。尽管如此，一般解释认为，这些公约规定了普遍管辖权。搜捕被指控实施严重违反行为的人的义务规定了一项实际任务。一旦得知实施违反行为的人在一缔约国境内，该缔约国便有义务确保不拖延地逮捕和起诉有关人，必要的警察行动应主动采取，而不仅仅根据另一国的请求。<sup>12</sup>

124. 日内瓦四公约规定了强制性的普遍管辖权，因为这些公约责成缔约国审判被指控实施了严重违反行为的人，或为引渡这种人启动必要程序。各国甚至可以对其境外的人进行法律调查或诉讼。由于引渡到另一国可能不是一个备选办法，各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刑法使之能够审判被指控的行为人，无论其国籍为何或犯罪发生于何地。

125.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1977年)第85条扩展了普遍管辖权原则，使其适用于严重违反与敌对行动相关的规则等。该议定书也将所有严重违反行为定为战争罪。

126. 虽然相关的条约法规定仅限于严重违反行为，但国家实践确认，以下规则为习惯国际法规范：对于构成战争罪的违反战争法规和习惯的行为，各国有权赋予本国法院普遍管辖权(2005年《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第157条)。这包括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共同第3条的行为，以及诸如《国际法院规约》第八条所确认的其他战争罪行。

127. 一些其他文书规定，各国同样有义务就某些犯罪，包括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犯罪，给予本国法院普遍管辖权。这些文书包括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的《第二号议定书》(1999年)(第16条)和2006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9条)。

128. 日内瓦四公约已经获得普遍批准。批准公约后缔约国就有义务在其法律秩序中确立对这些文书所界定的严重违反行为的普遍管辖权，并在出现具体案情时行使这种管辖权。这适用于所有国家。对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的170个缔约国，同样义务延伸到该《议定书》所界定的严重违反行为。1954年《海牙公约》的《第二号议定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普遍管辖权规定了另一种更为有限的办法，即如果被指控的行为人在缔约国境内，而缔约国不引渡行为人为人，缔约国就有义务采取行动。

129. 许多缔约国在本国立法中落实了这些义务。有些国家的国家法院根据普遍管辖权，对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嫌疑人提出了起诉。

<sup>12</sup> 见 J. Pictet, ed., *Commentary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Geneva, ICRC, 1958), p. 593.

各国给予本国法院对战争罪(超越严重违反行为)的普遍管辖权的权利,也得到国家立法的广泛支持。

130. 实践表明,普遍管辖权的行使可以采取颁布国内法(普遍管辖权立法)或调查和审判被指控行为人(普遍管辖权裁决)的形式。前者作为国家实践的一部分更常见,一般是调查和审判的必要依据。不过,一法院直接以国际法为其管辖权的依据,不参照国内法行使裁决管辖权,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131. 各国为在国内法律秩序中行使普遍管辖权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在这方面,宪法规定对于确定国际习惯法或条约法在国内法律制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法院可以直接依据这种规定或国际法,在允许或有要求的情况下,行使普遍管辖权。不过,由于相关的国际法规定不是自动执行的,适用于战争罪的管辖权依据最好在國內法中明文规定。

132. 一些以法典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其普通和(或)军事刑法中规定了普遍管辖权。这些刑法可以在同一节中界定这种罪行的管辖和属事范围。不过,更常见的是,普遍管辖权规定列入刑法总括章节,提及同一文书其他处所定义的实质性罪行。普遍管辖权还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一些国家已经以一项特别专项法的手段给予其法院对某些罪行的普遍管辖权。

133. 在没有以法典为基础制度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属于普通法传统),通常做法是在定义这种罪行的管辖和属事范围的主要法律中规定普遍管辖权。

134. 至少有 97 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其国内法院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普遍管辖权。这种立法为以下任何罪行或罪行组合规定了普遍管辖权:  
(a) 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行为(主要是英联邦成员国);  
(b) 1954 年《海牙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特别规定的犯罪(例如塞浦路斯、日本和荷兰);  
(c) 没有条约规定普遍管辖权的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如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实施的战争罪(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以及违反禁止或管制使用某种武器的行为(南非);  
(d) 《罗马规约》第 8 条所列的战争罪(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新西兰和联合王国)。

135. 近年来,国家法院基于普遍管辖权起诉的国际武装冲突战争罪犯嫌疑人的人数越来越多。红十字委员会至少在 16 个国家,收集到此类起诉的资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以色列、菲律宾、联合王国和美国。在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等国家,国家法院还基于普遍管辖权,对数名涉嫌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战争罪行的嫌疑人进行了审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这些案件中,被告的国籍国一般都没有反对行使普遍管辖权。

136. 一些国家在本国法律中确立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时,选择对行使此类管辖权附加某些条件,例如,必须与法院地国存在某种联系。通常,对此的理解是,

要求在提起诉讼前嫌疑人或被控行为人在该国境内。红十字委员会收集的资料表明,至少 16 个国家的国内法或判例法要求嫌疑人在起诉国境内,包括阿根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法国、印度、荷兰、菲律宾、西班牙、瑞士和美国。然而,也有些国家的国内法或判例法不要求存在这样的联系,规定可以对不在起诉国境内的战争罪嫌疑人提起诉讼(奥地利、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卢森堡、新西兰和联合王国)。

137. 除要求被告在起诉国境内以外,在一些情况下,行使普遍管辖权还附有若干其他条件,特别是检察裁量权。<sup>13</sup>

138. 红十字委员会认识到,各国可能希望对适用普遍管辖权附加限制因素。然而,红十字委员会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附加这样的限制因素必须是为了提高普遍管辖权的实效和可预见性,一定不能无谓地限制起诉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

139. 红十字委员会国际人道主义法咨询服务处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已与各利益攸关方合作,特别关注鼓励各国依照相关条约的规定,在国内法律框架内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规定适当的制裁措施。咨询服务处还重点关注:提供法律咨询,特别是对法律草案发表评论意见;举办讨论会和专家会议;编写概况介绍和其他专门文件;以及收集并提供资料,介绍通过的法律规章和与此相关的判例法。<sup>14</sup>

140. 要有效保护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既需要预防措施,也需要执法措施。必须进一步推动执行人道主义法,为此需要酌情通过允许起诉战争罪行的国内法律,建立恰当的管辖权框架。普遍管辖权原则是这种法律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牢固扎根于人道主义法之中。为了减少一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普遍管辖权原则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四. 所讨论问题的性质: 各国的具体评论意见

### 阿根廷

141. 特别考虑到围绕普遍管辖权概念存在着各种“神话”和误解,规定适用普遍管辖权问题的规则必须明确,以便确保合理行使这种管辖权。将依照大会第

<sup>13</sup> 可在国家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情况数据库中,找到更多有关国家实践的资料,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www.icrc.org](http://www.icrc.org))中进行查阅。红十字委员会在《红十字国际评论》中发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执行情况半年期最新资料中,也载列有关新的刑事法律和国家判例法的资料。

<sup>14</sup> 其中包括:普遍管辖权等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定专题的概况介绍(可查阅红十字委员会网站);专家会议报告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协助各国加入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的成套批准文件包;示范法和导则;列举各国在颁布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内法时应该考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义务和其他问题的问题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内实施手册》,一本为决策者、立法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拟定的综合国内实施指南;以及一个国内法、判决和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数据库。



65/33 号决议组建的第六委员会工作组应审议的问题包括：(a) 普遍管辖权的概念；(b) 行使普遍管辖权必须遵守的条件；(c) 普遍管辖权在国际法以及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142. 应该分阶段开展工作，首先重点关注澄清普遍管辖权的概念，特别是将其与引渡或起诉原则区分。工作组的工作固然应该承认并探讨普遍管辖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应重点关注普遍管辖权原则固有的构成部分。

#### 萨尔瓦多

143. 迄今为止，数个与普遍管辖权原则关系紧密的问题几乎没有在第六委员会中得到讨论：

(a) 可限制国家惩罚权(*ius puniendi*)的各项原则很少受到关注，在对适用普遍管辖权的严重罪行作出判决时，应遵照这些原则；

一旦在具体案件中行使普遍管辖权的需要已变得十分明确，则有必要考虑各种限制国家权力范围的权利和保障，不管审判在哪里进行，在这方面要处理的问题包括：一罪不二审的适用；对人的尊严原则的承认，包括禁止歧视、禁用酷刑以及补偿措施的相关问题；

(b) 行使普遍管辖权的理由可能的确凿无疑，例如罪行的严重程度及其国际影响，但如果忘记所涉罪行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任何判决都是不完整的，其结果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些受害者应该得到人道待遇，同时必须保证尊重他们的尊严和人权及其家人的身心福祉、隐私和安全；

(c) 许多国家通常一致将灭绝种族罪、酷刑、奴役和危害人类罪定为可行使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鉴此，除向受害者提供充分补偿外，在国家主权确立的范围内明确做出不重犯的保证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d) 应该制订一条符合国际法各分支指导原则的普遍管辖权原则，并在这方面，研究针对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的有效预防、制止和补偿措施，这是所有国家的义务。

#### 意大利

144. 似乎特别应该澄清规定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各项原则，并由此设计一个国际法参考框架，以便明确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国家具有调查或起诉域外犯罪的国际资格。

145. 共同原则有助于国家立法机构制订普遍管辖权法律；还可以帮助法官在起诉国际犯罪或做引渡决定(包括裁决相互竞争的管辖权主张)时，正确地适用这样的管辖权。对必须作出起诉或引渡或以其他方式推动国际刑事问责决定的各国政府，共同原则也将有帮助。

## 黎巴嫩

146. 普遍管辖权不应侵害国家主权，而应与之相辅相成。管辖权首先属于国内法院，不应受任何其他方权力的约束，除非案件清楚表明，国家司法机构无能力或不愿意进行公平、可信的诉讼。

147. 仅应对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并构成严重侵犯人权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援引普遍管辖权。

148. 为国际正义并防止罪犯逃脱处罚，应该重申在引渡被通缉人员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禁止为此动用武力。

## 瑞士

149. 鉴于普遍管辖权的基本法律性质和技术特点，应该委托国际法委员会审议其范围和适用问题。这将为各国进行讨论奠定更好的基础。委员会已在审议另外一个与普遍管辖权有错综复杂联系的专题，即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根据第 65/33 号决议，可采取这样的作法。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50. 就这一问题通过新的国际文书的时机尚不成熟。然而，联合王国随时愿意在第六委员会内进一步讨论这一专题做出贡献。

## 斯洛伐克

151. 普遍管辖权的多层面性质意味着，既应适当关注它的程序要素，也应适当关注它的属事理由范围。此外，还应适当考虑《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作用。因此，有关普遍管辖权原则的一切工作成果应该符合《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这要求不仅应该接受管辖权的“普遍性”，还应该在有关这一问题实质性内容的相关法律规范领域，也实现充分的“普遍性”。

152. 工作成果不应损害《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也不应损害国家按照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的规定诉诸于其他免除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情形权利。

153. 普遍管辖权原则相关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质显然是一个应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清楚地排定所有相关法律规则(国家和国际法律规则)的等级，有助于避免各类法律规则在优先权方面可能出现的冲突，例如，一方面，法律规则规定国家有义务通过外交和领事法保护其公民，而另一方面，另一国通过实施普遍管辖权原则，有权对他国的公民进行起诉。

154. 工作还应考虑到与国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司法合作有关的问题，包括收集证据方面的问题。

155. 普遍管辖权应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只有在国内司法系统未能起诉和惩罚行为人的时候，才应该适用。

156. 必须通过一份平衡的法律文书，为在国际社会内有效实施和适用普遍管辖权创造条件。若这样做，则不用通过关于以下问题的规则，如豁免、大赦问题、时效以及受时效法规禁止的案件、权利或时限到期等，同时确保被告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被告在缺席诉讼中的享有程序保障，适用一罪不二审的原则，有权上诉，在涉及移交人员和防止使用死刑或不人道待遇方面享有保障。

### 非洲联盟

157. 需要通过一个包容各方的多边安排，如联合国，就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性达成一致。

158. 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各国应设法界定普遍管辖权，规定对哪些罪行适用普遍管辖权。这样的罪行应局限于海盗行为、奴役、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酷刑，只有在例外情况下，而且已经确认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对被控行为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才应该适用普遍管辖权。

159. 要适用普遍管辖权，一国确立管辖权和起诉的权力必须在国际法中有坚实的依据，须以条约形式确立。普遍管辖权不能完全基于谋求行使这种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内立法，除非这种管辖权也是基于国际法渊源。

160. 在对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时，各国应注意需要避免损害友好关系。

161. 一国如希望主张适用普遍管辖权，应首先征得被控违反行为发生国和被控行为国籍国的同意。

162. 各国在起诉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时，应作为一个政策问题，优先考虑将属地作为管辖依据，因为尽管这些罪行违反了普遍价值，伤害了整个国际社会，但这些罪行主要伤害的是犯罪实施地的社会，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权利，而且还妨碍了该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普遍要求。此外，大部分证据通常是在被指控罪行实施地国境内发现的。

163. 鉴于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的严重性质，会员国不妨考虑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这样的罪行必须在哪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会员国也不妨考虑提供有关起诉和审判此类罪行的专门培训。

164. 所有会员国在适用普遍管辖权的时候都应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家官员的豁免。

165. 国家刑事司法当局在考虑对涉嫌实施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的人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必须依法考虑外国国家官员根据国际法规定可能享有的所有豁免权，因此有义务避免起诉这样的官员。

166. 若国家刑事司法当局已启动调查，并就所控的非国民在国外对非国民实施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收集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若嫌疑人是行使代表其国家职能的外国国家官员，则国家刑事司法当局应该考虑避免采取可能公开或不当暴露嫌疑人的举措，由此避免损害嫌疑人的声誉并使其蒙受耻辱，剥夺其未经法院确定有罪前被视为无罪的权利，并妨碍其履行自己的职务。

167. 若考虑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刑事司法当局认为，嫌疑人或受害者的领土国或国籍国能够并愿意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审判嫌疑人，则国家刑事司法当局应以保密方式，将起诉书(或其他任何起诉文件)连同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告知相关国家的刑事司法当局，同时要求该刑事司法当局调查所控罪行，若证据表明需要起诉嫌疑人，则进行起诉。然而，若考虑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刑事司法当局有重大理由认为，嫌疑人或受害者的领土国和国籍国显然不愿意或无能力起诉嫌疑人，而且嫌疑人是行使代表国家职能的外国国家官员，则国家刑事司法当局应设法下达出庭传票，或采取同等措施，而不是下达逮捕令，以便嫌疑人能够出庭，并在律师协助下，提供一切其掌握的证明无罪的证据。

168. 联合国应建立一个普遍管辖权问题国际委员会，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以及管理行使普遍管辖权问题的机构。该机构应核查各国法官签发的起诉书以及逮捕令的有效性、合法性和事实依据，然后才能核准这些令状在境外执行。

169. 在所有法律和政治问题在大会得到彻底讨论并达成协议前，所有会员国应暂停执行针对某些非洲联盟成员国国家官员发出的逮捕令。

170. 考虑到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对此做出的决定对这些起诉书提出的质疑以及这些起诉书产生的严重消极后果，有必要找到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特别是确保撤回并不在任何国家执行上述逮捕令。

表 1

各国政府在评论中提到本国成文法已确立普遍管辖权(包括其他管辖权依据)的  
罪行清单

罪行	国家
海盗罪	塞浦路斯、卡塔尔、西班牙
奴隶和奴役罪	哥伦比亚
经济犯罪:	<p>伪造和欺诈性变造货币, 销售或使用伪造或变造的货币、银行票据、股票和证券。</p> <p>制作和持有伪造商标、工具、量具、衡具和同等物品</p> <p>制作和持有用于造假和伪造的文书; 伪造、欺诈性变造和非法制造印花税票、邮票、邮资贴纸和邮戳; 伪造和欺诈性变造货品标签的控制技术措施。</p>
灭绝种族罪	立陶宛, <sup>a</sup> 哥伦比亚、巴拉圭、斯洛伐克、西班牙
危害人类罪	阿塞拜疆、西班牙
危及和平罪	斯洛伐克
危害和平罪	阿塞拜疆
侵略罪	立陶宛 <sup>a</sup>
军事敌对罪	哥伦比亚
煽动战争罪	哥伦比亚
杀害受国际法保护人员罪	立陶宛 <sup>a</sup>
实施国际法禁止的人员待遇罪	立陶宛 <sup>a</sup>
战争罪:	阿塞拜疆、西班牙(包括通过参照国际人权法条约方式)
	对受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人员造成人身伤害、实施酷刑或其他非人道待遇
	战争暴行
	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场地和设施
	敌方武装部队强行使用平民或战俘
	毁坏受保护物品或劫掠国家级贵重财

罪行	国家
物/劫掠战场	
毁坏或非法使用文化物品和礼拜场所	哥伦比亚
战争期间无法律约束	斯洛伐克
延迟遣返战俘	立陶宛
延迟释放被扣留的平民或将被遣返的平民	立陶宛 <sup>a</sup>
迫害平民	斯洛伐克
背信弃义	哥伦比亚
非法使用红十字、红新月和联合国组织的徽章或其他普遍公认的徽章(标志)或称号	立陶宛, <sup>a</sup> 斯洛伐克
未能采取措施保护平民	哥伦比亚
将被占领国的平民递解出境或转移占领国平民	立陶宛 <sup>a</sup>
使用武力将平民递解出境、驱逐出境、转移或使其流离失所	哥伦比亚
被禁止的军事攻击	立陶宛 <sup>a</sup>
恐怖主义行为	哥伦比亚
使用被禁止的战争手段和方法	立陶宛, <sup>a</sup> 哥伦比亚、斯洛伐克
强迫交战	哥伦比亚
劫掠	立陶宛 <sup>a</sup>
在战争区劫掠	斯洛伐克
杀害应受保护人员	哥伦比亚
攻击和破坏生活设施	哥伦比亚
未能采取应急和人道主义援助措施	哥伦比亚
阻碍医疗任务和人道主义任务	哥伦比亚
毁坏医疗资产和设施	哥伦比亚
伤害受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人员	哥伦比亚
报复	哥伦比亚
非法招募	哥伦比亚

罪行	国家
对应受保护人员实施酷刑	哥伦比亚
强奸应受保护人员	哥伦比亚
对应受保护人员实施性攻击	哥伦比亚
指挥官履行职责时发生疏忽	立陶宛 <sup>a</sup>
对应受保护人员实行不人道和侮辱人格的待遇以及生物学试验	哥伦比亚
酷刑罪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
其他不人道和残忍待遇或处罚	哥伦比亚
残忍行为	斯洛伐克
种族歧视行为	哥伦比亚
暴行	哥伦比亚
非法持有核、放射性材料或其他电离辐射源	立陶宛
威胁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影响或非法获取核、放射性材料或其他电离辐射源	立陶宛
违反合法持有核、放射性材料或其他电离辐射源规定的行为	立陶宛
非法持有高活性或有毒物质	立陶宛
制造或非法持有生物武器	立陶宛
违反关于合法持有精神药物、高活性或有毒物质规定的行为	立陶宛
非法制造和持有核材料、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	斯洛伐克
危害国际安全或国家安全罪：	
毁灭性行动，破坏活动	斯洛伐克
间谍活动	斯洛伐克、哥伦比亚
叛国罪	塞浦路斯
外交叛国罪	哥伦比亚
危害国家生存或安全或宪政秩序/阴谋危害国家/危害宪政制度的犯罪，或危害经济和社会秩序犯罪	塞浦路斯、斯洛伐克、哥伦比亚
涉及爆炸物的犯罪	巴拉圭
破坏国家统一	哥伦比亚

罪行	国家
危害国防的行为	哥伦比亚
针对国家主体资格、国家象征或国家代表人的罪行：	
伪造和变造公共文书、公章、官方封印、官方徽章和官方标志	斯洛伐克
滥用国家象征	斯洛伐克
危害保密信息和限制级信息的安全	斯洛伐克
针对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或负责人实施的与其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袭击公共机关或伤害公职人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伐克
危害国家统一罪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公职人员或雇员在履行职务时实施的罪行	菲律宾
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主义行为/实施恐怖活动和以特定方式参与恐怖活动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立陶宛、卡塔尔、斯洛伐克、西班牙
成立、指使和支持恐怖组织	斯洛伐克
资助恐怖主义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
管理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资源	哥伦比亚
劫持飞机/非法夺取飞机	阿塞拜疆、立陶宛、西班牙
海盗行为	阿塞拜疆
劫持人质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立陶宛
针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或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杀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的加重情节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
在机场、船舶和固定平台上实施的暴力行为/袭击民用航空和海上交通的行为；	立陶宛、巴拉圭
涉及放射性材料的犯罪	阿塞拜疆
洗钱和清洗财产罪	立陶宛、哥伦比亚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及毒品犯罪	
以除分销之外的其他目的，非法持有麻醉或精神药物	立陶宛



罪行	国家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非法生产、持有和贩运麻醉和精神药物、有毒物质或其前体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巴拉圭、斯洛伐克、西班牙
以分销为目的非法持有麻醉或精神药物，或非法持有大量麻醉或精神药物	立陶宛
向未成年人分销麻醉或精神药物	立陶宛
用于麻醉或精神药物生产的设施的生产，或为生产麻醉或精神药物而开发技术或制作说明书	立陶宛
盗窃、勒索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夺取麻醉或精神药物	立陶宛
贩毒	卡塔尔
引诱使用麻醉或精神药物	立陶宛
非法种植罂粟或大麻；非法持有麻醉或精神药物的第一类前体	立陶宛
违反道德和剥削犯罪：	
贩卖人口/贩卖或走私人口，包括(移徙)工人	阿塞拜疆、哥伦比亚、立陶宛、巴拉圭、西班牙
贩卖人口	卡塔尔
购买和销售未成年人/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	立陶宛、瑞士
卖淫罪或猥亵未成年人和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罪	西班牙
强迫卖淫或性奴役	哥伦比亚
切割女性生殖器犯罪	西班牙(如果行为人在西班牙境内)
生态灭绝罪	哥伦比亚
违反环境保护或自然资源使用法的犯罪	立陶宛
为开采自然资源而侵犯边界罪	哥伦比亚
消耗臭氧层物质非法交易罪	立陶宛
毁坏或破坏受保护区域或受保护自然物罪	立陶宛
非法捕猎、捕捞或以其他方式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立陶宛

罪行	国家
非法采摘、毁坏、处理或持有受保护的野生植物、真菌或其组成部分	立陶宛
为非法移民提供便利	斯洛伐克
强迫流离失所	哥伦比亚
强迫失踪	哥伦比亚

<sup>a</sup> 这些犯罪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表 2  
根据政府提交的信息，有关该专题的专项立法

类别	立法	国家
海盗罪	《1997 年商船和海事安全法》(见第 26 条和表 5，采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的定义)。	联合王国(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海盗罪是一项普通法刑事犯罪，无论是否与该国有关，都可以起诉海盗行为)。
灭绝种族罪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法》(2002 年第 8(III)号法律，经 2006 年第 23(III)号法律修正)	塞浦路斯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罪、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法》(2009 年 12 月 11 日经签署成为法律)	菲律宾
	1964 年《灭绝种族罪法》	瑞典
酷刑罪	1988 年《刑事审判法》(第 134 款规定了对酷刑罪的普遍管辖权)	联合王国
危害人类罪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法》(2002 年第 8(III)号法律，经 2006 年第 23(III)号法律修订)	塞浦路斯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罪、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法》(2009 年 12 月 11 日经签署成为法律)	菲律宾
战争罪	《日内瓦四公约法》[Cap 39:03]	博茨瓦纳
	(第 3 款所列的犯罪包括故意杀人、酷刑或非人道待遇、生物学试验、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身体和健康、强迫战俘在敌方部队服役、故意剥夺战俘受到公平和正常审判权利、劫持人质以及大规模毁坏和征收财产罪)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法》(2002 年第 8(III)号法律，经 2006 年第 23(III)号法律修正)	塞浦路斯
	《批准〈日内瓦四公约〉法》(第 40(110/1996)号法律)(针对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分别是第 50、51、130 和 147 条)规定的行为)	塞浦路斯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罪、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法》(2009 年 12 月 11 日经签署成为法律)	菲律宾
	经修订的 1957 年《日内瓦四公约法》(赋予法院管辖严重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行为的权力(该法适用于在联合王国境内或任何其他地点实施行为的任何国籍之人)。2009 年进一步修订该法，纳入了背信弃义地使用特定标志从而严重违反《第三附	联合王国

类别	立法	国家
	加议定书》的行为)	
	1991 年《战争罪法》(规定有权管辖曾经是或后来成为联合王国公民或居民的任何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或德国占领区内实施的构成谋杀、非预谋杀人或有罪杀人的战争罪, 无论犯罪发生时行为人的国籍为何)	联合王国
恐怖主义犯罪	扩大国内法院的管辖权以便审判特定恐怖主义犯罪(第 9/79 号法)	塞浦路斯
	(1977 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一条所列罪行, 即: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的犯罪; 1971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规定的犯罪; 攻击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生命、身体完整或自由的严重犯罪; 绑架、劫持人质或严重非法扣留罪; 使用炸弹、榴弹、火箭、自动火器或者危害人身安全的信函或邮包炸弹的犯罪; 企图实施上述任何一种犯罪, 或者作为实施或企图实施上述犯罪之人的共犯参与犯罪)	
	2000 年《恐怖行为治罪法》, 第六部分规定了对恐怖主义爆炸罪和资助恐怖主义罪的普遍管辖权, 分别执行和实施了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联合王国
	1982 年《航空安全法》, 第一和第二部分规定对劫持航空器或船舶的犯罪有普遍管辖权, 从而实施了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和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联合王国
	1990 年《航空和海事安全法》, 第一部分规定了对危及航空器安全行为的普遍管辖权(实施的是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以及对危害船舶和固定平台安全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实施的是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联合王国
	1982 年《劫持人质法》, 第 1 款规定, 对劫持人质以迫使一个国家、国际政府组织或个人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动的犯罪有普遍管辖权(实施的是 1979 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联合王国
	1983 年《核材料(犯罪)法》, 规定对滥用核材料行使普遍管辖权(实施的是《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联合王国

类别	立法	国家
	2000 年《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确立了对未经授权有意引起核爆炸行为的普遍管辖权	联合王国
	1978 年《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法》，第 1 款规定对攻击或威胁攻击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行为有普遍管辖权(实施的是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联合王国
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法庭的决定	第 1.663/0 号法令，核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巴拉圭
	2001 年《国际刑事法院法》(规定对联合王国国民、居民或受联合国王国军事司法管辖之人，包括在实施犯罪时不是联合王国居民但之后成为且在提起诉讼之时是联合王国居民之人，在联合王国境外实施的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有管辖权。2009 年修正之后，该法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就 1991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实施的犯罪提起诉讼。2001 年《(苏格兰)国际刑事法院法》作了适用于苏格兰的类似规定。 <sup>b</sup> )	联合王国
其他	1995 年《商船法》(规定了联合王国对其他一些犯罪拥有的普遍管辖权和域外管辖权)	联合王国

<sup>b</sup> 例如，根据 1957 年《日内瓦四公约法》、1978 年《应受国际保护人员法》、1982 年《航空安全法》、1982 年《劫持人质法》、1983 年《核材料(犯罪)法》、1988 年《刑事审判法》、1990 年《航空和海事安全法》、1991 年《战争罪法》、2000 年《恐怖行为治罪法》、2000 年《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2001 年《国际刑事法院法》和 2001 年《(苏格兰)国际刑事法院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或北爱尔兰，只有取得总检察长或北爱尔兰总法务官的同意，才能起诉在联合王国境外实施的犯罪；而在苏格兰，所有使用公诉书提起的诉讼均以王室法律顾问名义进行。

表 3

政府提及有关条约，包括载有引渡或起诉条款的条约

## A. 世界性文书

伪造货币罪	《取缔伪造货币国际公约及议定书》	立陶宛
奴隶和奴役罪	1926 年《禁奴公约》	哥伦比亚、斯洛伐克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哥伦比亚
海盗罪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博茨瓦纳
国际人道主义法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伐克
	1977 年《附加议定书》	
	《第一议定书》	立陶宛、斯洛伐克
	《第二议定书》	立陶宛、斯洛伐克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议定书	立陶宛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立陶宛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立陶宛
灭绝种族罪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立陶宛、斯洛伐克
国际刑法	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博茨瓦纳、立陶宛、巴拉圭
酷刑罪	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博茨瓦纳、哥伦比亚、立陶宛、斯洛伐克
种族隔离	1973 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斯洛伐克
恐怖主义行为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立陶宛、菲律宾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菲律宾
	1988 年《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菲律宾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立陶宛、菲律宾
	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立陶宛、菲律宾

	1980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立陶宛、菲律宾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菲律宾
	1979 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立陶宛、菲律宾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博茨瓦纳、立陶宛、菲律宾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博茨瓦纳、立陶宛、菲律宾
	2005 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菲律宾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犯罪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立陶宛
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哥伦比亚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哥伦比亚、立陶宛
	2000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立陶宛
强迫失踪	2006 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哥伦比亚(签字国)
	1985 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立陶宛
不适用诉讼时效	1968 年《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立陶宛
总括	《联合国宪章》	立陶宛

注：有些情况下，有关国家(立陶宛)提及欧洲联盟的有关框架决定和指引。

## B. 区域文书

恐怖主义和洗钱	1999 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	博茨瓦纳
	1977 年《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	斯洛伐克
	2007 年《东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菲律宾
引渡和司法互助	1972 年《欧洲刑事事项程序转移公约》	斯洛伐克
	1957 年《欧洲引渡公约》	斯洛伐克

---

1983 年《被判刑者转移公约》	斯洛伐克
1959 年《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和 1978 年《附加议定书》	斯洛伐克

---

C. 双边文书

---

引渡和刑事事项互助 双边协定	还提及关于引渡以及刑事事项法律协助的（斯洛伐克参加的一些双边条约包含引渡或起诉原则，其表述的是普遍管辖权的附属内容。）  （巴拉圭与几乎所有美洲国家和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这些文书确立了引渡或起诉原则。）
-------------------	--

---